



1	4
1555	
169	

218
169



第二十二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閣

第二十二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雕

門 14
號 1555
卷 169

身獸與大開聯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二十二集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東京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二十二集

晚誠錄 十卷

侯鯖錄 八卷

松窗百說 一卷

北軒筆記 一卷

藏海詩話 一卷

吳禮部詩話 一卷

畫境集 八卷

第二十二集目錄

知不足齋叢書

鑒
誡
錄

鑑誠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鑑誠錄十卷

蜀何光遠撰光遠字輝夫東海人孟昶廣政初官
普州軍事判官其書多記唐及五代閒事而蜀事
為多皆近俳諧之言各以三字標題凡六十六則
趙希弁讀書後志以為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為
世鑒者似未睹其書因其名而臆說也舊本前有
劉曦度序亦見希弁志宋史藝文志遂以劉曦度
鑑誠錄三卷何光遠鑑誠錄三卷分為二書益舛

誤矣書中間有夾註如判木夾一條云此蒼木夾
書元是胡曾與路巖相公鎮蜀日修之非爲高駢
相公也何光遠誤述危亂黜一條云據禪月詩集
中此詩自哭涪州張侍郎非張拾遺何光遠錯舉
證也四公會一條云此篇元在本事詩中敘說甚
詳何光遠重取論說又加改易非也皆駁正光遠
之說不知出自何人此本析爲十卷有朱彝尊跋
稱從項元汴家宋本影寫則猶宋人所分也今觀
所記如徐后事一條所載王承旨詩後山詩話以

爲花蕊夫人作蜀門諷一條所載向贊嘲蔣鍊師
詩南唐近事以爲廬山道士其語大同小異猶可

曰傳聞異詞鑿冤辱一條全副襲殷芸小說東方

朔辨怪哉蟲事

案小說已佚此條見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三

太已爲附會

鬼傳書一條不知水經注有梁孝直事更屬粗疎
至逸士諫一條稱昭宗何荒於從禽考新唐書
后妃列傳昭宗奔播岐梁間后侍膳無須臾去舊
唐書亦云后於蒙塵薄狩之中嘗侍膳御不離左
右安得有畋遊之事且昭宗寄命強藩不能自保

又安能縱后畋遊恆至六十里外殊為誣誕灌鐵
汁一條稱秦宗權本不欲叛乃太山神追其魂以
酷刑逼之倡亂是為盜賊藉口尤不可以訓特以
其為五代舊書所載軼事遺文往往可資採綴故
仍錄之小說家焉

重彫足本鑑誠錄目錄

第一卷

瑞應讖

誅利口

知機對

九轉驗

金統事

走車駕

第二卷

御賜名

逸士諫

判木夾

鬼傳書

耽釋道

灌鐵汁

前定錄

第三卷

語忌誠

餌

韻貶

蜀上醫

妖惑衆

第四卷

蜀門諷

斥亂常

許墓靈

輕薄鑑

危亂黜

得夫地

第五卷

徐后事

帝贈別

容易格

高尚士

禪月吟

因詩辱

武金山

第六卷

戲判作

產麒麟

鬼坐衙

怪鳥應

旌論衡

神口開

布燮朝

第七卷

倣十在

亾國音

雪廢主

陪臣諫

四公會

贊舊詩

釣巨鼈

第八卷

衣錦歸

非告勸

改橋名

作者同

賈忤旨

屈名儒

錢塘秀

走山魃

第九卷

夢太白

削古風

分命錄

卓絕篇

改名達

鑑冤辱

第十卷

歸生刺

高僧諭

魚還肉

求冥婚

見世報

攻雜詠

蜀才婦

重彫足本鑑誠錄目錄完

車彫足本鑿誠錄卷第一

端應識

孟蜀高祖頃者未臨西川守北京蜀人競以擊拂之門
 妙絕一戲呼頭人為孟入或云此毯子從太原將來又
 有工八孟德預也宮闈上凌霄漢雖般輪之妙無以加
 止意耳得字體不同音亦為祥矣又王蜀後主元
 壽余太師延瓊錦水應聖橋西創置大第狀若宮室
 礎上數坊是時內外皇親宜下悉令暖宅後主亦親幸
 宴樂移時忽於公堂中命筆大書孟字徐雖不測其

義尋以御札謝恩至咸康後主降唐孟祖自北京除蜀
莊宗憂大軍之後制禦事多立宣鑄印離京奔騎赴鎮
既而旌幢屈蜀以統軍聖興太子未歸旋令將校改換
宮闈孟祖乃權於徐公之第安下觀紅綃所籠姓字怪
問前蜀臣寮對曰此王後主御札高祖歎曰疎狂天子
亦預知與吾交代乎是知必有先應者也

誅利口

同光初莊宗滅梁行大禮蜀遣翰林學士歐陽彬持
入洛顧太尉遠爲之副焉莊宗復遣李客省嚴銜厥

命以通好嚴本辨士也既而蜀梅臣焉然於朝對
之間舉言輕易及置一笏記唐亡詞旨鏗鏘驚駭
聞聽蜀文武卿咸伏其雄洎歸中朝上策取蜀及平
蜀之後莊宗命孟祖制臨嚴又於明宗天成得位之初
復來臨護孟祖加之禮分賜從容乃言曰吾聞利口之
覆家辨言之亂刑政故少正卯言僞而辯孔子誅之
子言如箠弗矜細行有大罪者五自知之乎只如
初與王朝折箭爲誓及其降也復又誅之遂使天道惡
盈二國俱滅其罪一也其次平蜀之際先入禁闈取內

藏之珠金選宮庭之嬪姝其罪二也頃者詐諭三川減
釋兩稅及其得地倍更加徵其罪三也而又誑惑朝廷
妄陳利害說三川之形勢勦二鎮之節旄聞控扼我咽
喉覬覦我土宇其罪四也今又來為監護坐握兵權蹴
我藩維承吾爵位人神豈恕天意爭谷爾之再來機亦
謬矣其罪五也言訖遂令武士把下階簷嚴亦蒼黃失
其節操乃叩頭曰嚴之五罪一死宜然願乞殘骸為洛
中之鬼高祖不聽命劍斬之是時天下咸聞皆稱妙算
其李嚴於蜀所置笏記曰臣嚴等言伏自朱溫肆逆

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追遷於東洛誅殘南
北焚蕪宮闈雖列藩悉是其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偽命
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隳張憤朱
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機迴發心鼎獨然竭滄
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
鋒虞久困於生靈乃選挑其死士才過汝水縛王彥章
於馬前時號王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梁末劍霜
未匣槍雪猶揮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鼎知一
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

勞於八日救塗炭遂定於四維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附拜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便息于戈未順梟寇方議除翦豈謂蜀國皇帝柔遠懷邇居安慮危喜帝祚於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國禮遠酬於厚禮臣等叨承元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彤庭戰汗實深於竭地臣等無任感恩荷聖踴躍屏營之至

知機對

長興初孟蜀高祖與東川董太尉璋初為睦隣之知後結姻親之國兵車不閒玉帛交馳縱有是非未至深信因請節度副使趙僕射季良持禮至彼探其機宜董與趙有寄託之知懷魏都之舊及節副詐陳衷素董公盡罄面誠既而西歸備得其事高祖問曰公度董公作略畢竟如何節副對曰董公為人豺狼之聲狗鼠之行卒徵暴斂好殺惡生其志剛強不量人事用兵好勝不達天時子聞豺狼常有野心狗鼠亦無定度卒徵暴斂事急則逃好殺惡生物極則返故曰強良者不得其死好勝

者必遇其敵此之是也而且朝令夕改坐喜立噴兵有
鬪心將無戰意方今以小謀大弊民患姦有窺四海之
心終作兩川之患而又言中取事語下失機料其訓練
兵師完葺城壘招我將健挫我使臣必行雷電之機不
顧山河之誓高祖聞所敷陳深納其言至長興三年四
月二十八日果興狂孽直犯漢川是時高祖親統全師
合戰於踪橋之野董璋大敗我將軍趙廷隱擒其將元
瓚董光演等八十餘員奪甲馬五百餘匹斬首一萬獲
其九城梓編龍劍普果
閬蓬渠是也梓帥與其子光嗣拊膺而哭欲

堅故壘賊將王暉獻於首級遂定方隅明宗遣供奉官
李僕射馳騎入川賜高祖詔曰朕知卿近與逆賊董璋
小簡交兵已勅軍前俾其掎角高祖復請記室李昊修
其章奏備陳本末事聞上聽宣示百僚中外咸知莫不
驚駭其奏狀曰伏以故東川節度使董璋與臣為鄰從
初不睦常厚誣於表疏每深聞於朝廷欲竊兵權來并
土宇及審聖聽不惑物論難從臣合此時奮激驍雄
姦兇尋屬陛下翠華外駐黃屋未安捨亦何傷剋之
不武 益勞宵旰因議寢停雖隱忍以累年且參商

而終日其後故 誨恃承君寵恣弄國權窺劍外之
有萌示寰中之無畏 料聖君之意必摧亡以固
存其如倖臣之言恐怒甲而 是與董璋愛以暫
合和而不同雖玉帛交馳豈心貌之相類誠知蘊蓄且
務包容儻敢飛颺必當掃殄其董璋至今年四月二十
八日暴興兵甲五月一日驟入漢州臣其日先差昭武
軍節度兵馬留後兼左廂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總領
三萬人騎發次新都臣自統領衙內親軍二萬人騎繼
之俱列營於彌牟鎮北至三日詰旦結其大陣俟勦元

克其董璋至午時敢領祆徒來當鋒銳臣則親驅戈甲
趙廷隱手奮鼓旗一擊而魚潰烏離四合而豕分蛇斷
斬首一萬餘級執俘八千餘人生擒賊中都指揮使元
瑣衙內副都指揮使董光演及已下指揮使都頭八十
餘員奪下甲馬五百餘匹收獲衣甲器械十萬餘事其
餘逆漏之徒尋令搜捉併盡其董璋只與親男衙內都
指揮使董光嗣并從騎二人罄馬而奔棄甲而遁撫隻
輪而掩泣視亂轍以成哀烏江之死所不遙赤壁之慚
顏更厚臣幸以疾雷之勢破其急電之機臣便統領大

軍壓背追襲其董璋至四日巳時走入東川至午時有
前陵州刺史王暉知窠巢之已傾驗城池之不守梟斬
董璋父子首級相次迎獻軍門徑進師徒收下城壘平
定一方之眾止於四日之間莫不遐仗皇威戡除隣患
臣方以自違君命未達臣誠捷音雖審其風馳奏疏未
遑其羽插豈謂皇帝陛下才聆動靜遽軫憂勞遣降使
臣特頒明詔諭董璋之姦罪勉微臣以削平仍勅軍前
俾施犄角並得暗合睿略顯應神機更無唇齒之虞永
荷股肱之寄所以舉子勾龍逢獻賀捷詩曰脣齒論交

歲月長豈期率意忽顛狂元戎統領三軍戰巨孽奔衝
一陣亡莫訝潼江剛入寇都緣錦浦合與王武功蓋世
光前後堪向青編萬古揚

九轉驗會昌末

武宗皇帝酷求長生之道訪九轉之丹茅山道士杜元
陽製藥既成白日輕舉弟子馬全真得殘藥詣京表進
上因餌之徧體生瘡髭髮俱脫十日而崩此唐實錄隱
而不書又梁朝方山道人自號龐九經身長七尺不知
年幾百歲每於石室修氣經年絕食太祖往往遣使賜

乳頭香及茶藥而已忽一日詔入內殿求延生之術龐
奏曰夫神仙之法亦因積學而成先須息萬慮於人間
棲一身於岩穴與天地合德與鳥獸同羣斷其喜怒哀
哀去其滋味淫慾然後存神養氣辟穀休糧欲究還丹
審窮爻象故曰內真外應其丹自來而又功滿三千方
得羽化今陛下身居九有心役萬機孽毒三軍誅殘百
姓怨滿天下恩唯一家豈同軒后清靜自化鼎湖上昇
者哉太祖怒曰知卿是龐勛本身朕欲問卿行止何得
妄指難易非斥朕乎龐度太祖言深慮遭其誅責復奏

曰臣有靈丹可延九五之數儻於臣棲隱即敢進之上
復笑曰朕不希白日上昇只希更得三五十年在位是
朕願也龐乃於肘後解一青瓢子取金丹二粒進曰望
陛下清素守真百日方可餌之不然者灰惡耳上既深
信龐得歸山後帝久患石淋忽宣至藥服食眉髮立墮
頭背生癰及至彌留為穎王所弑乃知九轉非誤一君
其次諸侯遇之死者無數非丹有損而人不真或曰武
宗因折寺患癩而崩實為庸說也

金統事

僖宗乾符中靖陵雨血三日丹鳳樓前赤蟻黃蟻聚鬪
七日掃盡復生已亥歲天瀉血流大地俱赤是夜長虹
貫斗星奔西南明年黃寇犯闕翠華奔幸之兆也辛丑
年黃巢在京尚讓為相改乾符之號為金統元年見在
百司並令仍舊忽一日有人潛書七言四韻帖在都堂
南門譏諷頗深偽相大怒應堂門子及省院官並令剜
眼倒懸以令三省又奏請宣下諸軍火隊內收得文官
會吟詩者宜令就營屏除如只是識字者宜令將內役
使是時京城內外殺戮三千餘人百司驚惶皆悉逃竄

六七言四韻詩曰自從大為去奔西貴落深坑賤出泥
邑號盡封元諒母郡君變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
食肉朱脣卻喫齋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舊與天齊

走車駕

昭宗之代岐王茂貞本姓宗昭宗賜姓號曰西府太子華州韓建邠州
王行瑜等始上言天子王行瑜等始上言天子王行瑜等始上言天子
時駕幸三峯拋離九廟諸侯悉罷職貢各養強兵天復
初車駕走幸石門絕糧數日左街沙門懷寶進蕎麪燒
餅奉宜賜紫宮人楊舞頭失其名進哀淚手帕子奉宣加

楚國夫人二年岐州天雨蕎麥人收食之悉遭疫癘是歲雷劈牛馬頻擾宮城拔出街西古槐易下殿東鴟吻故昭宗御製詩曰祇解劈牛兼劈樹不能誅惡復誅兇三年梁太祖將迎大駕之前岐山二菩薩身中自然有箭老聃廟土人移步神馬夜嘶後昭宗有困守岐陽迫遷東洛之兆也初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亂表黜居於蜀後聞駕走西岐又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悉歸二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八丈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

巡鳳府非為固東搆變興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可在誰能更與讀書看

重彫足本鑿記錄卷第一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第二

御賜名

朱太祖統四鎮呼中令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遽勅太祖改名全忠議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不可也近臣亦奏土方悔焉勅命既行追之弗及後果有大梁皇帝之號是時四分天下其在中心乃賜名之應也

逸士諫

天復中昭宗播岐時梁太祖與秦王

茂貞羽檄交馳欲迎

車駕何皇后東川人恃其深寵不顧阽危酷好畋遊放弄
於兩舍之外傳三十里踐踏苗稼百里飛埃有成州同
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一青牛琴袋酒壺俱在牛土因
稱同谷子不顯姓名直詣行朝上書兩卷論十代興亡
之事敘四方理亂之源帝覽其書數日減膳宣王驃騎
存賜之酒食審彼賢愚同谷子唯吟太康失政之詩又
說褒姒惑君之事何皇后慮失恩旨潛令秦王誅之其
事未行預已奔去後梁太祖舉四鎮之眾迫脅岐城大
駕無依遂遷東洛議者以君王失政如后禽荒逸士上



書採而不用時將盡矣天使其然同谷子詠五子之歌
詩曰邦惟固本自安寧臨下常須馭朽驚何事十旬遊
不返禍胎從此構殷兵又曰酒色聲禽號四荒那堪峻
宇又彫墻靜思今古為君者未或因茲不滅亡又曰唯
彼陶唐有冀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當時事首
為盤遊亂紀綱又曰明明我祖萬邦君典則貽將示子
孫惆悵太虛荒墜後覆宗絕祀滅其門又曰仇讎萬姓
遂無依顏厚何曾解恠恠五子既歌邦已失一場前事
悔難追

判木夾

西山八國自古已來為中國西南之患也自蜀武侯擒縱之後方通誠款唐鮮于仲通將領博海等軍六萬眾歿於鬼主之謀遂至姚蠻生心數侵黎嶠量由非才也近又李福尚書鎮西川牛叢為貳車日南蠻直犯梓潼役陶匠二十萬燒塲欲塞劍門蜀有五丈天王者寶歷中所置也是時見大僧形於錦城之隅蠻人百萬之眾悉皆奔竄後高相公駢統臨益部兼號征南蠻陬聞名預自屏蹟矣然時飛一木夾其中惟誇兵革犀象欲借

綿錦之江飲馬濯足而已高相公於是經營版築置防城勇士八千命胡記室曾以檄破之仍判迴木夾胡會破之數聯天下稱為奇絕其辭云欲慕平交安希抗禮何異持衡秤地舉尺量天又荅云越舊新州牂牁故地不在周封之內非居禹跡之中曩日邊將邀勳妄圖吞併得之如手加駢拇失之若領去贅癆九牛之落一毛六馬之亡半羸何足喻哉是以南蠻議曰成都近有曾將末可圖焉於是烽燧無虞誠款繼至高公稍恃功曾致驕於凡劫規模有劉焉李特之志朝廷議奏遂

除江陵復自江陵遷於淮海首冠諸侯有唐已來可謂
英雄者矣判木夾云辭天出塞陣雲空霧卷霞開萬里
通親受虎符安宇宙誓將龍劍定英雄殘霜敢冒高懸
日秋葉爭禁大段風爲報南蠻須屏跡不同蜀將武侯
公破木夾云牒前件木夾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
讀辭藻煥然獎飾過多欣慰何極實以乍回邊鎮才到
藩籬且按此朝之舊儀未委彼國之新制不知鶴拓唯
認苴畔尙呼南詔之佳名豈見大朝之美號要從微耗
且是所宜伏承驃信王化風行君德雲被彫題屈膝缺

舌折腰卉服來庭尋裘入貢蓋以深明豹略精究龍韜
波伏西天草偃南土者然侵軼我華夏無乃不可乎將
爲我皇帝有所負於彼邦邊臣有所負於彼國慮彼直
我曲獲罪於天是陳木夾申懷用踰榮報及披迴示已
見事根止於囚繫使人放歸彼國始乎小怨終此深讎
吞噬我朗寧乾剽我交趾取我越嚮犯我益州若報東
門何乃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者卑也是以眾星
拱之北辰百谷趨之東海天地尙不能違而况於人乎
我國家居天之心宅地之腹四方八表莫不輻湊亦猶

北辰之與東海也誠知土地山河歸於有德雖云有德亦須相時苟無其時安可妄動明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仲尼乎仲尼之聖踰堯舜顏子之賢過蚩龍六合茫茫無立錐之地者蓋無其時也適使仲尼生於秦末乘胡亥之亂用顏回閔損爲宰相子路冉有領將軍子貢宰我充行人子夏言偃典書檄雖六合鼎沸可期月而定也當此之時劉項只可都頭韓彭不過十將耳聖人雖有帝天下之德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欲使門人爲臣以爲欺天乎及自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止於負手曳杖逍遙倚門告終而已王不識天時苻堅不知歷數妄恃強富爭帝乾坤莽以六萬銳師來襲後漢光武以五千之眾破於昆陽苻以六十萬精兵扣於東晉謝元以八千之卒敗於壽春豈不爲欺天罔地所致者也國富兵強何足恃也周主杖筆於岐山漢祖脫褐於泗水我高祖起自隴州蓋明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形未知其兆也今與明公陳之望審參焉昔王承公劉之德遇殷紂之暴刳剔孕婦塗炭生靈剖賢人之心斫朝涉之脛三分天下而二歸

周文王率諸侯而朝之至於武王觀兵孟津八百諸侯
不期而會尚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退歸脩德觀乎聖
人去就豈容易者哉及微子去比干箕子奴民不聊
生皇天厭之國人弃之武王方援旗誓眾一舉而滅紂
者蓋天奪殷而與周也我皇方宵衣旰食肩堯躋舜父
事三老兄友百僚推赤心於天下腹中懸白刃於微子
頭上諸侯合德百姓歡心唯天下有人聖如周王家有
姬旦尸生呂望者乎漢祖承帝堯之德遇秦王無道併
吞六國恃宇宙一家焚燒詩書坑滅賢哲築長城於紫

塞造阿房於皇州鬼母哭蛇人臣指鹿民不聊生皇天
厭之國人弃之是以陳勝一呼天下響應漢祖西入五
星都聚者蓋天奪秦而與漢也我皇帝方崇詩書任賢
哲卑宮室邴黔黎野無歌鳳之人朝有問牛之傑天下
有人英如漢祖家有韓信尸生張良者乎我高祖承玄
元之德遇隋煬荒淫不常徵斂無度竭生民之財
產爲巡幸之資糧虎噬羣賢孫烝庶母浮沈遼海疏斃
汴河今年東征明年西伐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弃
之是以我高祖應天順地奄有四海者蓋天奪隋而與

唐也我皇帝方淡薄聲色杜絕巡遊夢卜宰輔倚注藩
屏思成垂拱惡習干戈皇天方贊國人方歡縱天下有
人雄如唐祖家有敬德尸生元齡者乎而况越雋新州
牂牁故地不在周封之內非居禹跡之中曩日邊將邀
勳妄圖吞併得之如手加駢拇失之若領去贅瘤九牛
之落一毛六馬之亡半毳何足喻哉僕雖自絳紗素軌
黃石既探師律固識兵機奉詔填壓三巴撫安百姓思
敦禮樂恥用干戈每傷虞芮之爭田永念姬周之讓路
既不獲已卽須訓戎且蜀地闊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戶

口至多士卒之衆可以揮汗成雨吐氣成雲蓋緣從前
元戎皆是儒者有味見幾而作但守升平之元規雖分
常憂不教民戰是以彼國得以深入無備故也僕示之
以三令教之以八陣鼓聲而進鉦動而退甘與之共若
與之均義等項箴情猶瓜葛閱禮樂而敦詩書務耕桑
而聚穀帛使家藏甲冑戶貯干戈賞罰並行公私共貫
既識三略便可七擒不唯喝倒不周亦可劈開太華况
彼國自長慶以來搔擾益部殺人之父孤人之母掠人
之妻鰥人之孀焚人之廬舍使人暴怒剪人之桑麻使

人寒凍蜀人怨恨痛入骨髓僕乘其衆怒之勢示其報怨之門况抱雞搏狸不由人教乳犬敵虎自是物情既仗宗廟之威靈兼統華夏之精銳若乘流縱棹下坂推車豈勞力哉僕官是宰衡位當侯伯被堅執銳雖則未曾濟河焚舟平生所貯彼國將帥之強弱邦國之盈虛坐可酌量何煩詢誘且六合之外舟車不及聖人不言彼國在聖人不言之鄉舟車不及之地縱主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猶燭龍銜耀只可照於一方春雷振聲不能過於百里天與不取談何容易夫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彼國縱曉六韜未閑五賊而欲泥封函谷水灌晉陽何其謬哉五賊者夏桀張羅殷湯祝網是以仁而賊不仁也殷紂剖生人周文葬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國厚徵薄貸魯國厚貸薄徵是以恩而賊不恩也項羽殺義帝漢高祖舉哀是以義而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文帝恭儉是以道而賊不道也能行五賊兼曉六韜方可奪人山河傾人社稷我朝未有五失而彼國徒自陸梁以此推之興亡可鑒何勞遠離庭戶始識安危久習韜鈴方明勝負而妄要姑息不務通和迴示荒唐一何

乘戾罔念孔顏之知命翻效莽堅之覆車交趾喪亡可知人事新都失律足見天時若望降尊便希抗禮但百谷不趨東海眾星不拱北辰則不可議也苟未如是則不可改圖昔管仲入周不受上卿之禮蘇武在虜無虧中國之儀事有前規固難更易况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直我曲恐招天殃既彼傲我謙何患神怒見已訓齊士卒調集糗糧或玉露垂槐金風動柳建鼓數里命車指南涉駕弔民渡瀘會獵繼齊魯之夾谷紹秦趙之澠池便是行人豈遺佳策皇帝聖旨以具前緘奏聞不

復多談恐乖忠告謹牒

此答不夾書元是胡曾與路岩相公鎮蜀日脩之非為高駉相

公也何光遠誤述

鬼傳書

西川高相公駢版築羅城日遣諸指揮分擘地界開掘

古塚取塼甃城獨滄州守禦指揮使姜知古卓旗占得

西南肖波塊昔因反蜀人呼老弱為波墳塚為塊其塊即趙希相公墳也

年代深遠碑文磨滅走腳損缺肖字存焉姜君號令將

健俟曉開之是夜二更以來忽聞墓上清嘯數聲良久

有人云冥司趙相公遣使送書姜君驚曰既是聖者送

書容某穿靴祇候鬼使曰冥司小鬼何敢當之姜君呼其僕使鋪排淨席焚香於庭匍匐拜迎虔心祝曰某負何罪聖者降臨鬼使出口雖顯晦有殊奉命差遣欲陳之懇願面咨祈乃持出一緘展開數幅並無文字鬼使曰但挑燈半滅燈影看之即可見也既而細視之果見文翰流美徵古迹今詞旨感傷書盡復有一篇比諷悽惻因召鬼使就席談吐分明自云姓何名滅沒黃衣束帶骨瘦喙長與姜君對飲數巡對食數味乃贈錢十千退讓再三曰人間重錢陰府何用希阜錢一帖卽敢捧

當姜君遣僕立買阜錢仍修迴狀鬼使倏然不見酒食並已存焉姜君至曉持神鬼使所送到書并詩面聞元戎遽絕諸軍開斷古塚仍差大將往彼祭焉其詩與慕容垂所吟事皆相似王蜀韋文靖莊嘗與著作房鶚悲歎此詩歷觀史書未之間也其書曰冥司趙畚謹以幽昧致書於守禦指揮靖公閣下切以趙氏之冤搏膺入夢良夫之枉披髮叫天是以有怨必讎無道則見此則流於往史載自前文如畚者一介遊魂九泉罔象德不勝享禱不勝人無廟貌於世間遂堙沈於泉壤自蒙天

謹便掌冥司雖叨正直之官未達聰明之理未嘗以威
伏眾唯知以禮依人頃在本朝叨為上相不無濫德敢
有害盈今者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畚墳闕况畚謫居
幽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讎邂逅起誅夷之覺得
不撫銘旌而憤志託孤染以申懷伏希端公俯念無依
迴垂有鑒特於萬雉免此一坏儻全馬鬣之封敢忘龍
頭之庇謹吟絕句後幅上聞不勝望德之至謹白其詩
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人生一世事何用苦相侵

就釋道

裴休相公性慕禪林往往挂衲所生見女多名師女僧
兒潛令嬖妾承事禪師下聖種當時士族無不惡之
李德裕相公性好玄門往往冠褐脩彭祖房中之術求
茅君點化之功沙汰緇徒超升術士但無所就身死朱
崖議者以裴李二公累代台鉉不守諸儒之行各迷二
教之宗翻成點汚空門妖姪玄教自莊老之後彭黃已
來未有因少女以長生皆向陰丹而損壽矣蓋心之難
制氣亦難防者也至若心中造業身外求真梁武帝為
寺家奴豈禳囚死長孫后號觀音婢唐長孫皇后小字難懺厓

亡所謂善不可不修財不可不捨惑之與黨者非也近以二公之行識者笑焉所以時人譏晉公曰趙氏女皆尼氏女師翁身即晉公見卻教術士難推算胎月分張與阿誰

灌鐵汁

唐末徐州廉使時太師溥忽於公暇設寢夢到太山府君殿前見領出一人云是許州押衙秦宗權府君曰君為國賊否宗權對曰職小力微慮違天道府君怒曰運數使爾夫何違耶遂令壯士拉之宗權亦云不得遂呼

一鬼將曰取鐵汁來俄頃之間鐵汁即至有鬼數輩頓宗權坐分其髮以鐵汁自頂門灌其聲爆烈煙燄勃然灌訖又問之宗權大叫反字者三府君遂捨之令時公相見府君謂溥曰異日宗權作亂卿可助之時與秦一齊拜謝次颯然寤焉溥於是以其夢有異書於密室楹上後數年許州差秦宗權持禮而至溥因觀所中入境狀中姓名與往年夢中冥契因厚迎待之從容之閒屏去左右問之各符所夢遂引宗權密室楹上觀所記之事因歎而為盟後值上蔡為叛蔡是許支郡許帥委都押衙

劉火頭失其名差大將一人往彼安慰火頭遂差宗權充使元戎以為不可火頭堅有保持宗權既蒙差行喜遂其志矯其軍制遂滅蔡人卻起狂謀自據城壘時太師發兵三萬勦入蔡州兼助糧儲以副其募旌旗一舉剋復許田其後宗權兵勢轉強與梁太祖日有相持數年之閒方遂擒得太祖遣通引官寇彥卿諭之宗權對曰英雄不兩立彼勝則我敗故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公何喜耶太祖甚嘉其言因檻送上都津致頗厚時太師既而失利卻歸徐州然常有好道之心接士略無厭

倦忽一日有一道士姓郭名端直詣公衙自云去火神至溥延迎數日問有何求端曰知君道情故來相謁溥曰本非好道別有愚誠蓋緣所據藩方封圻不遠養兵數萬闕少瞻軍欲求利術一門以裨帑藏端曰道在其中矣遂索一鐵杵杵至可重三十餘斤端於衣帶閒取藥一粟許碾碎以酒調之塗於兩頭以大火百斤已來鍛之自午至申水沃取出其杵一頭則赤色然麗水一頭雪爾樂平中心五寸以來宛然是鐵溥甚忻訝敬為上仙端遂請朱砂一斤泥爐於大廳養藥令太師自看

火候約一月而成端則請命一賓相伴出市飲酒溥乃
 差藥院官元邵南齎其酒價朝夕隨之端飲百杯邵南
 只禁十盞至夜酩酊所在宿焉端謂邵南曰吾與爾開
 其酒戶匪唯飲酒兼益壽齡邵南因餌其丹逐日陪奉
 飲至五十餘盞所患疝氣亦痊端至一月歸衙開爐取
 藥結成一塊香氣馥人透掌光明如紅玉之狀謂溥曰
 藥所須在意號曰太乙丹砂知太師不住人間遂來
 護溥但悲感而已卻未知救護因由忽見一獬豸遂
 獻藥少許楹餅與食其犬須臾之間化為烈燄一團

空而去是歲梁太祖舉四鎮之眾攻伐其城堅守數旬
 闕乏糧料端與時公一宅骨肉二百餘口俱上燕子樓
 元邵南亦欲隨之端不令上樓謂邵南曰子未合登此
 須臾樓中發火紅焱亘天色若虹蜺段段飛去及至火
 歇灰燼亦無軍民異之謂之火解也燕子樓至今存焉
 元邵南雖不得上樓顏色轉少行如兌馬終日醺酣至
 梁邵於帝之時猶在翰林院祇應其時年九十後亦不
 知存亡感德之祚祚長官備知其事祚祚二字有誤

前定錄

梁太祖篡位之初宰臣薛貽矩自御史大夫百日拜相性懷忠正臨莅端明公事之閒每加寬憫太祖忽因入閣怪之曰卿爲天子郎官何得不親政事薛奏曰臣少年之時曾任封丘主簿在官之日嘗與僧悟因相知每日公暇之時便到其院此僧預知臣至先在院門等臣以是殷勤直至三年考滿替人將至或一日其僧不出院內臣怒僧世情以言責問僧云今日實不知簿公訪及有關迎門臣因問每日又何知之僧曰每日微僧齋後略睡便有神人報云薛相公來微僧很忙驚起披挂

出院迎待果是簿公臨門今日神人不來相報有誤迎接非是世情臣遂請僧結壇持念乞其警戒其僧果見神人相報云薛主簿爲曲斷公事一件取錢五緡卻不得宰相也若正其公事却還其錢即可牽復不然者無計矣僧因報臣警戒遂省其非尋便還錢改正公事其神人果又報僧曰薛公名字在宰相夾中臣自後不敢欺公每事審細大凡公事豈宜造次而行太祖睿知通明悅其所奏賜金百兩尋加吏部尙書後扈從太祖鑾輿自洛還汴熒惑三犯上相得疾而薨是知悟因名亦

前定矣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第二

彫足本鑒誠錄卷第三

語忌誠

劉仁遇嘗與梁太祖葉戲一日或遇頑益仁遇行伍中
 身語多方拙謂太祖曰得則洪溝太祖應之曰縱得
 可時太祖方據興仁遇復在偏裨雖是親家復王
 祖竟為記忌居戶 澤久在西陲累
 藩終不俞允既而年道張勇在步婦屢有奏聞太
 猶徵語忌至於悲泣哀告方除兗州未及赴官步亟而
 卒是知凡事為誠寧不書紳而記之乎

餌長虹

孟蜀侯侍中宏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為軍外子弟年方十三歲困寐於屋簷下是月夕天將大雨有長虹自河飲水黃河也俄貫於童兒之口其母見不敢驚之欲窺其變異侯母可謂賢也良久虹自天沒於童兒之口不復出矣母俟其睡覺問其子曰夢中有所覩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其言知子必貴後數月有一行脚蜀僧詣門求齋侯母竭力供養僧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九九後福合得兒子氣力侯母呼

其子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兒龍也即非龍螭之輩也但離鄉別井直近江海客官方有榮又曰此子孽毒當食血肉為生靈之患倘敬信終言訖而去侯後果自行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魏二收蜀及平蜀之後不還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一河中同華等軍為叛堅守廣漢城是時孟高祖悉發守禦指揮使韓德遇本州都指揮使李仁罕等破之活擒康延孝表送駕前侯亦面縛麾下高祖赦罪令主領親軍軍令威嚴頗有聲譽

及高祖南面自眉州刺史節制夔州復自寧江遷于黔
府一州此皆近大江果至宮崇酷信二寶遍於禪院
開轉藏經然於理務之負孽毒之甚與第宅竟獲善
終是知蜀僧所言其不謬矣

落韻貶

戶部李侍郎如者本梁朝清直之士也均王名友在東
宮時李以筆視佐之及均王即位不得居密司焉李
深恨之及見帝黜剝賢良見用奸詐每俟間方欲扶檻
諫之或一日李在帝祭帝問李曰卿知天子見誰補服

曰人臣所補帝曰然地據三川位尊力有若非天

臣又何補焉李白太祖出身行伍歷職卑微
征九生十死方得節居四鎮位處一人陛下生

仕深宮長居富貴披承餘蔭嗣守萬方豈知王業艱難
臣共致同須理不忘亂居安思危臨泉履冰責躬省
况吳門強盛蜀國繁華太原有殺兄之讎秦庭懷負
國之怨得失頃刻豈是天補者哉若是天補為君只合
自天降下契天人之食受天人之衣方今使三軍膿
血姓咱喜天補非耶陛下如此發言為覆餗之

禍耳上曰怒老漢不足與語耳李即日有鄭州之拜再
宿貶汝州副使至汝州置一臥車子常於車子中安酒
一瓢琴一張書數策遣小僮十餘輩載而入謁長街朝
詠觀者笑焉李恨朝廷久無牽復之命裁落韻詩以譏
之後入蜀遇孟高祖之知及開霸初拜戶部侍郎而卒
落韻詩曰路傍傷羸牛羸牛身已老兩眼不能開四蹄
行欲倒牛曾少壯時歲歲耕田早耕却老以田駕車長
安道今日領頭穿無人飼水草喘也不能喘問也沒人
問又曰炎蒸不可度執爾生涼風在物誠非器於人還

有功殷勤九夏內寂寞三秋中

應有語奔我如秋

扇

蜀上醫

昔秦醫在晉知膏肓之病難醫楚療於申辨血氣之容
是詐其次劉根召鬼不為無神文擊封人顯彰有術虞
少卿洮蜀之上醫也長興初佐蜀董太尉瑋久患渴疾
遣押衙李彥求醫孟蜀祖遣虞卿而往虞卿既至董公
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無徵差者何也虞卿對曰君
之疾非唯渴漿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

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面南之志虞卿故以此言

又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為六淫淫生六疾害

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之

腹惑心 心以六腑隨焉故心為離宮腎為

勞役百 焉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

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

生疾男女煩而滅壽古者君 莫不誠

有萬思時有萬機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

此乎虞卿之在甯蜀也如處賊圍節食假寐

董公疾既平復於是厚禮歸之乃知蜀之上醫有知稽
古者也

妖惑眾

明宗朝有術士楊遷郎者善使鬼神觸物變化是時見
者稱為奇人及就誅夷一無靈異王蜀有楊遷郎叔楊
勳者自號僕射能於空中請自然還丹其丹立降又能
召九天玄女后土夫人悉入簾帷經宿而去及折其一
足西市斬之藥亦無徵術亦無驗屍骸梟穢觀者笑焉
彭州僧號曰醋頭長髭垂髮以功德燈像納為三衣狀

若佯狂妖言惑眾蜀之龔俗莫不皈依明德中故田特
進全敬典九隴日辟賈侍御鵠倅職彭門乃權郡事實本
青社人也為理公清僻憎佞媚郡縣僚屬視若冰霜是
時醋頭不敢入境後郡人思其瞻禮詣賈判狀請歸賈
亦多才判其狀曰出家長頭未除煩惱為衣挂像豈敬
慈尊向禪室以邪淫發妖言而惑眾妄裁歷數上侮朝
廷謾述災殃下迷龔俗况今有漏未證無生將修功德
以為名積聚私財而作賈但以正人惜事君子含宏未
議翦除致茲猖熾所嗟鄙俚競信妖稱列狀詣衛欲希

迎請須行嚴令以絕風情付司散帖所由如入界把捉
申送候到決眷奏聞醋頭知之便越隣境而去矣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第三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第四

蜀門諷

蔣貽恭本江淮人無媚世之諂有詠人之才全蜀士流
 莫不畏憚初見則言詞清楚不稱是非後來則唇吻張
 皇便分醜美干件時相數遭流遣亦一慷慨之士也自
 孟祖霸蜀搜訪遺材蔣亦遇時數蒙見用故言無罪聞
 者自防錄之數篇用知鼎味詠蠶詩曰辛勤得蠶不盈
 筐燈下繰絲怨恨長著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衣上繡鴛
 鴦又詠金剛揚眉斗目惡精神捏合將來恰似真剛被

時流借拳勢不知身自是泥人詠偃背子曰出得門來
背拄天同行難可與差肩若教倚向閒窗下恰似筌篲
不著弦又詠安仁宰搗蒜安仁縣令好誅求百姓脂膏
滿面流半破磁缸成醋酒死牛腸肚作饅頭長生歲取
食三頓鄉老盤庚犯五甌半醉半醒齊出縣共傷塗炭
不勝愁又五門街望有題曰我皇開國十餘年一輩超
昇炙手歡閒向五門樓下望衙官騎馬使衙官又謝郎
中惠茶曰三斤綠茗賜貽恭一種須霑事不同想料肺
懷無苔處披毛戴角謝郎中詠蝦蟆曰坐臥兼行忽一

般向人努眼太無端欲知自己形骸小試就涪蹄照影
看又貽恭住名山日陳情上府主高太係知詩曰名山
主簿實堪愁難咬他家大骨頭米納功南錢納府祇看
江面水東流又蜀有鄭秀才雲詠人祀聖君詩曰禍福
從來豈自主俗情淫祀也堪愁拜時何用頻偷眼未必
泥人解點頭又行軍司馬向僕射瓚詠乘煙觀蔣鍊師
蔣甚偉非婦人之狀怪得躑躅不上昇白雲蹋綻紫雲
崩龍腰鳳背猶嫌軟須問麻姑借大鵬又令狐祕書嶠
匪唯善札兼有卒才小小篇章亦多譏調因明慶節散

後贈左右兩街命服僧玄詩曰却羨僧門與道門元年
今日紫衣新可憐州縣初評事盡向荷衣老却身又詠
有年官健日六十休論少壯時尉遲功業擬奚爲高聲
念佛尋街者盡是拘停老健兒

斥亂常

賓貢李珣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屢稱
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尹校書鷄者錦城煙月之士
與李生常爲善友遽因戲遇嘲之李生文章掃地而盡
詩曰異域從來不亂常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真

堂桂胡臭薰來也不香

許墓靈

左傳神降于莘

有神人聲似接人

惠王問諸內史曰是何故也

對曰國之將興神明降之監其德也國之將亡神又降
之觀其惡也故得神以興亦又以亡王蜀太祖與晉太
師暉共爲惡友悉生許下長而貧乏姓名無聞潛攻許
昌縣民家事發太祖與晉俱遁武陽縣名古墓中是時潁
川設無遮齋會至夜有數人呼墓曰潁川大會得無同
行俄聞墓中應之曰蜀王在此不得相隨太祖與晉只

聞其聲不見有人則莫知蜀王誰是晉謂太祖曰八哥
識遠謀大小子所不能及太祖忻然稱讓但懷內喜良
久看會鬼迺謂墓鬼曰知此有客今將飯三分來內二
分獻王一分獻公墓中窳宰似有人承接飯二分各在
太祖及晉前雖馨香不殊而太祖前品味頗異謂太祖
曰只此是御飯矣二人潛笑既脫斯難因隨黃巢各為
將領而已矣太祖自利閩舉兵收蜀勲業既大遂封蜀
王晉亦終于太師是知武陽墓鬼通靈先知公王者也

輕薄鑑

前蜀馮大夫

涓恃其學

為輕薄然於清苦直諫比

諷箴規章奏悉於教化所著文章迴超羣品諸儒稱之
為大手筆矣王太祖問擊楸之戲矧自誰人大夫對曰
丘八所置上為大笑又與相座王司空錯等小酌巡故
字令錯舉一字三呼兩物相似錯令曰樂樂樂冷淘似
餽飢涓曰己己己驢糞似馬屎合座大哈涓獨不笑但
仰視長嘯而已凡所舉措譏誚多如此焉祖為蜀王
時方構大業莫不賦輿增益轉運煩苛百姓困窮無敢
言者因太祖生辰大夫獨獻一謔先紀王功後陳生聚

太祖曰如卿忠謹寡人王業何憂遂賜黃金十斤以旌
禮諫於是徭役稍減矣議者以君臣道合黎庶泰來苟
非明王何以采納生日詩略云百姓富軍食足百姓足
軍民歡爭那生靈飢且寒吾王應不難但令一斗
徵一斗自然百姓富於官大夫者檄龍文大蟲膈嶮
竿歌無非比諷為世所稱文字云不復盡錄嶮竿謂
云山險驚摧車水嶮怕覆舟平地不肯立公上百
尺高竿頭我不知爾是人耶復孫耶教我見爾為
爾長嘆嗟我聞孝子不許國我聞忠臣不憂家爾即輕

命重黃金忠孝全虧徒爾誇常將嶮藝悅君目終日貪
心媚君祿百尺高竿百度洪一足參差一家哭嶮竿兒
聽我語更有嶮竿嶮於汝解從上處失君恩落向天涯
海邊去嶮竿兒爾須知嶮處欲往宜爾思上得欲下下
不得我謂此輩嶮於嶮竿兒

危亂黜

昭宗之代張拾遺道因貢五危二亂表敘興廢之事遂
黜于蜀時王太祖名為安判官張所為古僻不徇時
情遂在導江縣賈卜遣日及太祖登極每思其賢遣使

詔之屢徵不起復上章疏詞旨是非帝遂誅之瘞于五
墓之地鄭雲叟在華山聞之吟詩哭曰曾陳章疏忤昭
皇撲落西南事可傷豈使諫臣終屈辱直疑天道惡忠
良生前賣卜居三蜀死後馳名徧大唐誰是亂來脩史
者說君須到筆頭忙又西岳僧貫休哭之曰清河逝水
太忿忿東觀無人失至公天上君恩三載隔鏡中鸞影
一司空妻亦塵生苦霧蒼茫外門掩諸孤寂寞中惆悵
斯人又如此一聲羌笛滿江風據禪月詩集中此詩目
哭涪州張侍郎非張拾
遺何光遠
錯舉證也

得夫地

王蜀普慈公主出降秦州節度使李令中繼即秦王茂
之猶子也初王太祖欲興師取天水而計未成因問大
夫馮涓涓對曰臣聞興師者殘兵力虛府庫弊羣畜損
弓甲壤桑農動德義興詐偽故損國害人莫先於用兵
也方今梁王朱全忠霸盛強據兩京料其先取河東河
東梁之敵國也勢不兩立儻一虎為雄率天下之眾一
舉西來縱葛亮重生五丁復出無以泥封大散石鏢劍
門今秦庭實蜀之巨屏也去其屏窺見庭館焉莫若與

秦王和親稍稍以麻布茗草給之不傷於大義濟之以小利蜀但訓兵秣馬固敵料強足可以保天祿於三川固子孫於萬葉潛令公主探其機密窺彼室家俟便攻之一舉而獲可也帝曰甚善是時秦王遣使求親遂以普慈公主而許之於是成其姻好公主出降也小宮一帑之資以為妝奩服翫之飾而導從華麗已千里秦王以隴右之地貧薄不產絲麻請西向稱臣希六萬眾春冬之賜太祖又用馮涓之計許之茶布請自備人力而迎秦王大喜率強丁及驢馬悉遣入蜀般取其來也

載青鹽紫草蜀得其厚利焉其去也載白布黃茶秦得麓貨矣每來駐泊周歲而還閣道崎嶇江溪壅滯人畜疲乏踣臥道塗是時秦卒大半不還遂止西來之役李駙馬崇繼久鎮天水與季父秦王常持兩端普慈公主密使閹人宋內侍光嗣絹書封事而達太子備述駙馬常驕矜每多沈湎或淫誅嬖妾或醉害賢良兵力方微民心思亂願歸侍省免死危邦事達宸聰六宮慟哭太祖遂詐以后夢遣使暫迎公主公主既至不復歸秦蜀遣大將軍許太師宗播將兵五萬與秦人戰於金沙地名秦人大

敗於是獲其城邑遂迎駙馬及降無敵王劉知俊并戰
將郭守遷郭守存李彥德聶瑄孫禮陳彥詞毛昌業邵
雲等五十餘員大踏馬三千餘匹兵士九千戶六萬悉
歸於蜀至同光三年秦賓後唐蜀遂亡國蜀咸康元年是唐同光三年
是無巨屏矣乃知馮君之口信不虛開矣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第四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第五

徐后事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大夫

陳禦叔茹襄老申一君一子君靈公也而亡一國兩卿

公子靈是三大夫矣孔寧儀父可無徵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此春秋為深

誠矣前蜀徐公耕二女美而奇豔初太祖搜求國色亦

不知徐公有女焉徐寫其女真以惑太祖太祖遂納之

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妃生彭王次曰順聖太后生後

主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祧頻歲省方政歸國母多行

教令姪戮重臣頃者姊妹以巡遊聖境爲名恣風月煙
花之性駕輜輶於綠野擁金翠於青山倍役生靈頗銷
經費凡經過之所宴寢之宮悉有篇章刊于玉石自秦
漢以來妃后省巡未有富貴如茲之盛者也順聖皇太
后題青城丈人觀云早與元妃慕至玄同躋靈岳訪真
仙當時信有壺中境此日親來洞裏天儀仗影交寥廓
外金絲聲揭翠微巔唯慚未致華胥理徒視昇平卜萬
年翊聖皇太妃繼曰獲陪翠輦喜殊常同陟仙程豈厭
長不羨乘鸞入烟霧此中便是五雲鄉順聖又題謁丈

人觀先帝聖容云舜帝歸梧野躬來謁聖顏旋登三境
路似陟九疑山日照堆嵐迴雲橫積翠閑期修封禪禮
方俟再躋攀翊聖繼曰其謁御容儀還同在禁闈笙篴
喧寶殿綵仗耀金徽清淚沾羅袂紅霞拂繡衣九疑山
水遠無路繼湘妃順聖又題玄都觀云千尋綠嶂夾流
溪登眺因知眾岳低瀑布迸春青石碎輪茵翦翠峯
齊步黏苔蘚龍橋滑目閃煙嵐鳥徑迷莫道穹天無路
到此山便是碧雲梯翊聖和登尋舟壑到玄都接日紅
霞照座隅卽向周迴岩上看似開曾進畫圖無順聖又

題金華宮云再到金華頂立都訪道迴雲披分景象黛
斂顯樓臺雨滌前山淨風吹去路開翠屏夾流水何必
羨蓬萊翊聖繼曰蒼煙紅霧撲人衣宿露沾苔石徑危
風巧解吹松上蝶體嬌頻探臉邊脂同尋僻境思攜手
暗指遙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夷
順聖又題丹景山至德寺云周迴雲水遊丹景因與真
妃眺上方晴日曉昇金照耀寒泉夜落玉丁當松梢月
轉禽棲影栢徑風牽麝食香虔揲六銖冥禱祝唯期祚
歷係遐昌翊聖繼曰丹景山頭徂梵宮玉軒金輅駐遙

空軍持無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晚紅武士盡排青嶂
下內人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尊王業積善終期四海
同順聖又題彭州陽平化云尋真遊勝境巡禮到陽平
水遠波瀾碧山高氣象清殿殿孫氏號碑暗祖師名夜
醮古壇月松風森磬聲翊聖繼曰雲浮翠輦屆陽平直
似驂鸞至土清風起半崖聞虎嘯雨來當面見龍行晚
尋水澗聽松韻夜上星壇看月明長恐前身居此境玉
皇敎向錦城生順聖又題漢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云虔
禱遊靈境元妃夙志同玉香焚靜夜銀燭炫遼空泉漱

雲根月鐘敲檜杪風印金標聖跡飛石顯神功滿望天
涯極平臨日脚窮猿來齋室止僧集講筵中頓覺超三
界渾疑證六通願成修偃化社稷保延洪翊聖繼曰聖
燈于萬炬旋向碧空生細雨溼不暗好風吹更明磬敲
金地響僧唱梵天聲若說無心法此光如有情順聖又
題天迴驛云周遊靈境散幽情于里江山暫得行所恨
煙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翊聖繼曰翠驛紅亭近
玉京夢魂猶自在青城北來出看江山境盡被江山看
出行議者以翰墨文章之能非婦人女子之事所以謝

女無長城之志空振才名班姬有團扇之詞亦彰姪思
今徐氏逞乎妖志飾自倖臣假以風騷庇其遊佚取女
史一時之美為遊人曠代之嗤及唐朝興弔伐之師遇
蜀國有荒姪之主三軍不戰束手而降良由子母盤遊
君臣凌替之所致也於是亡一君後主名衍破一國殺九子
彭王宗鼎雅王宗輅褒王宗紀興王宗澤榮王宗獻忠
王宗賢資王宗霸後主所生二子長曰承禔次曰承祀
誅十臣齊王宗弼宋光嗣王宗渥王宗勳歐陽玚滅萬
景潤澄李輅周王承休韓昭蕭懷武家流移百辟其次六宮嬪御挫紅綠於征途十宅公王
碎金珠於逆旅子靈之室何以北方故興聖太子隨軍

王承旨名失有詠後主出降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
牽羊倒繫旗二十萬軍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又蜀
僧遠公有傷廢國詩曰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
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姦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
鏤月後庭春老謾開花兩朝帝業都成夢陵樹蒼蒼噪
暮鷗

帝贈別

王太祖自利聞起兵以至益州為帝唐太師道襲閬苑人
也美眉目足機智自童年親事太祖及太祖得蜀遂主

樞衡勳業既高恩寵彌厚是時太祖與秦庭李大王茂貞
方結姻好遽因小閒交兵遂選腹心以安梁漢唐公於
是出鎮焉帝御大安樓親送及見唐公將別帝頗動容
侍從宮娥無不彈淚太祖御製贈別以賜唐公議者以
魚水之歡無出於此詩曰卅歲便將為肘腋二紀何曾
離一日更深猶尙立案前敷奏柔和不傷物今朝榮貴
慰我心雙旌引向重城出袞糾舊地委勳賢從此生靈
永泰息

容易格

王蜀盧侍郎延讓吟詩多著尋常容易言語時輩稱之爲高格至如送周太保赴浙西云臂鷹健卒懸氈帽騎馬佳人著畫衫又寄友人云每過私第邀看鶴長著公裳送上驢此容易之甚矣然於數篇見境尤妙有松門寺云山寺取涼當夏夜其僧蹲坐石階前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衣汗稍停牀上扇茶香時潑澗中泉通宵聽論蓮華義不藉松窗半覺眠又苦吟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又贈僧云

浮世浮華一段空偶拋煩惱到蓮宮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野色吟餘生竹外山陰坐久入池中禪師莫問求名苦滋味過於食蓼蟲盧曾獻太祖卷中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後太祖冬夜與潘樞密峭在內殿平章邊事旋令宮人於火爐中煨栗子俄有數栗爆出燒損繡褥子時太祖多疑常於爐中燒金鼎子命徐妃二姊妹親侍茶湯而已是夜宮猫相戲誤觸鼎翻太祖良久曰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憶得盧延讓卷有此一聯乃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

之拜自給事拜工部議者以傳說棲岩自應武丁之夢太公釣渭俄遇周文之知君子窮通實由命分如盧所吟容易之句發境於一人之前可謂道合矣

高尚士

王蜀廣德杜先生光庭學海干得詞林萬葉凡所著述與樂天齊肩僖宗朝與華山鄭徵君雲叟同應百篇兩戰不勝遂各挂羽服鄭則後唐三詔不起杜則王蜀九命不從可謂高尚隱逸之士也鄭徵君為詩皆祛淫靡迴絕囂塵如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閒珠翠豈知兩片

雲戴却兩鄉稅又詠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著花鈿飾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又七言傷時帆力劈開滄海浪馬蹄踏破亂山青浮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又題霍山秦尊師老鶴玄猿伴採芝有時長歎獨移時翠娥紅粉嬋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又偶題似鶴如雲一箇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閒榮貴人又思山詠因賣丹砂下白雲鹿裘惟惹九衢塵不如將耳入山去萬是非愁殺人又景福中作悶見戈鋌而四溟恨無奇策救生靈如何飲酒得長醉直

到太平時節醒又招友人遊春難把長繩繫日烏芳時
偷取醉功夫任堆金壁摩星斗買得花枝不老無又山
居云悶見有人尋移庵更入深落花流澗水明月照松
林醉勸頭陀酒聞教孺子吟身同雲外鶴斷得世塵侵
又詩冥心棲太室散髮浸流泉採栢時逢麝看雲忽見
仙夏狂衝雨戲春醉戴花眠絕頂登雲望東都一點煙
又詩不求朝野知臥看歲華移採藥歸侵夜聽松飯過
時荷竿尋水釣背局上岩棋祭廟人來說中原正亂離
杜先生爲詩悉去浮游迴爲標準區分理本實契真筌

如山居百韻云丹竈河車休矻矻蚌胎龜息且縣編馭
景必能趨日域騎箕終擬躡星躔又返朴還淳皆玉理
遺形忘性盡真詮玄妙之門實爲奇句又吟一言至十
五言紀道德懷古今兩篇不唯體依風雅抑且言徵典
謨名公之中可謂大製者也紀道德云道德清虛玄默
生帝先爲聖則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至德本無爲人中
多自誠在洗心而息慮亦知白而守黑百姓日用而不
知上士勤行而必克旣鼓鑄於乾坤品物信充似乎東
西南北三星高拱兮任以自然五帝垂衣兮修之不忒

以心體之者爲四海之主以身率之者爲萬夫之特有
皓齒青娥者爲伐命之斧蘊竒謀廣智者爲盜國之賊
曾未若軒后順風兮清靜自化曾未若皋陶邁種兮溫
恭允塞故可以越圓清方濁兮不始不終何止乎屠九
流五常兮理家理國豈不聞乎天地於道德也无以清
寧豈不聞乎道德於天地也有踰繩墨語不云乎仲尼
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所以垂萬古歷百王不敢離之
於頃刻懷古今云古今感事傷心驚得喪歎浮沈風驅
寒暑川注光陰始銜朱顏麗俄悲白髮侵嗟四豪之不

返痛七貴以難尋夸父興懷於落照田文起怨於鳴琴
雁足淒涼兮傳恨緒鳳臺寂寞兮有遺音胡漠幽囚兮
天長地久瀟湘隔別兮水闊煙深誰能絕勝韜賢養芝
餌木誰能含光遁世鍊石燒金君不見屈大夫紉蘭而
發諫君不見賈太傅忌鵬而愁吟君不見四皓避秦我
我戀商嶺君不見二疎辭漢飄飄歸故林胡爲乎冒進
貪名踐危途與傾轍胡爲乎護權恃寵顧華飾與彫簪
吾所以思抗跡忘機用虛無爲師範吾所以思去奢滅
慾保道德爲規箴不能勞神倣蘇子張生兮干時而縱

辯不能勞神倣楊朱墨翟兮揮涕以沾襟

禪月吟

唐有十僧詩選在諸集中唯禪月大師貫休所吟千首吳融侍郎序之號曰巨岳集多爲古體窮盡物情議者稱白樂天爲大教化主禪月次焉上人天復中晉楚遊蜀有上王蜀太祖陳情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太祖曰寡人高築金臺以師名士廣脩寶刹用接高僧千山萬水之言何以當此於是恩錫甚厚上人遂居蜀焉如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鶻閒行氣貌多

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又曰自拳五色毬迸入他人宅却捉蒼頭奴玉鞭打一百又曰面白如削玉猖狂曲江曲馬上黃金鞍適來新賭得又詠古劍盆池秋水蓮花三四枝我來慷慨步遲遲不挾浮雲斬邪佞直成龍去擬奚爲又贈別離別如旨酒古今飲皆醉我恐長江水盡是兒女淚伊余非此輩送人空把臂他日再相逢清風動天地又富貴曲有金章族驕奢相續瓊厨玉堂彫牆繡轂美人如白牡丹花半日只舞得一曲樂不樂足不足爭教他愛山青水綠又曰繡林

錦野春態相壓誰家少年馬蹄踢鬪鷄走狗夜不歸
一擲賭却如花妾唯云不顯不狂其名不彰悲夫初上
人詩名未振時南楚才人競以詩送軒轅先生歸羅浮
山計百餘首矣後上人因吟一章羣公於是息筆玉房
花洞接三清謾指羅浮是去程龍馬便攏筇竹杖山童
常使茯苓精曾教莊子拋卑吏却喚軒皇作老兄再見
先生又何日只應頻夢紫金城

因詩辱

前蜀許太尉宗憲鎮寧江日劉員外隱為節度掌書記許

公發跡軍戎所為吾我不思為理但務誅求劉數諫許
不存賓客之禮對將吏咄責之劉求退職許又不從劉
遂詠白鹽山灩澦堆刺之許聞而憤怒忽一日於江干
飲酣仰視白鹽斜睨灩澦曰剛有破普忽反措大欲於此
死遂令壯士拽劉離席囚縛於砂石上烈日曬之護軍
賓幕將校懇救悉遭凌罵顧謂左右曰候吾飲散投入
水中劉厲聲曰昔鸚鵡洲致溺禰處士今灩澦堆欲害
劉隱辭某雖不及禰衡足下爭同黃祖豈有不存夫子
塗炭賢良但得畱名死亦宜矣元戎聞之怒意漸解及

同幕再諫良久捨之來日軍府彌縫請許召劉慚謝劉
慮遭毒手託疾而歸議者以劉不擇主而事因多言而
失強捋虎鬚幾不脫虎口耳詠白鹽山詩曰占斷瞿唐
一峽煙危峯迴出眾峯前都緣頑硬擅浮世著莫崢嶸
倚半天有樹只知栖鳥雀無雲不易駐神仙假饒峽吼
高千丈爭及平平數畝田詠灩澦堆云灩澦崔嵬百萬
秋年年出沒幾時休未容寸土生纖艸能向當江覆巨
舟無事便騰千尺浪與人長作一堆愁都緣不似磻溪
石難使漁翁下釣鉤

武金山

玉蜀飛棹張侍中武其先諱雍本合州武金壩渡子武
卽雍之第三子也身長七尺顏狀紫黑往來豪俠無不
畏之忽一日有一楚僧泝流遊蜀至渡頭出舟四顧謂
同舟秀才曰此商姓山宅之地產東南貴人之所武方
弱冠觸事通明聆其所云詐睡而聽其言秀才曰穴在
南山之腹僧曰若點此穴子孫當爲富民何以緣只屬
商家金櫃之上其穴在北山懷抱之內此則真出貴子
權兵逾萬受祿八旬柰何東有汪池生女則當爲倡

西山低絕生男則一世便貧秀才曰如此則未為佳耳
言訖乘舟而去武素本家貧父亡尚在淺土欲將父骨
遷葬是山其乃武金壩富長之地既無山價遂與兄
弟偷葬於北山之中夜陰晦所加咫尺不辨靈柩至
所葬之地自然數丈光明似有百千神兵同其安
厝及其事畢寂爾空山武但深瘞不敢置其墳塚
本無標記人莫能知武以智略超人鄉里因荆渚
効職却歸渝南渝州地名值王太祖收蜀之初武以
人應接及太祖得蜀累遷渝牧及節制夔州三峽之中

名武每因統師下峽經過故林未嘗不屏去旌

旗獨

奠武後壽逾八十位極三公而卒其男

則果漸貧乏

皆倡姪至今渝合之間傳為異

事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第五

